

北京西二旗无数程序员用0和1编织起一个崭新世界

“码农”迭代生涯
没有人不被替代

中国互联网潮汐涨落在西二旗。这片位于北京西北五环的近矩形区域被看作“中国硅谷”的数个有力备选之一。中关村科技园于2000年建成，园区内外玻璃之墙破土拔高，总有更明亮的招牌被挂上去。曾一度风头无两的微软、华为和联想筑起高楼，百度、网易和腾讯相继划分了势力范围，当今势头正劲的创业公司如滴滴规划了一片仿照硅谷景色的园区，绿化讲究。

无数程序员在这里日复一日。他们活在“月入五万却过得像月入五千”的“码农”段子里，也隐身于互联网经济的工程师神话中。他们手下的0和1正编织起一个崭新世界。

在西二旗，迭代是技术世界的主旋律。这也是互联网的一大生存逻辑，新的取代旧的，越快越好，版本更替，产品换代，公司死死生生。

日夜 西二旗自有节奏

工程师林一任职于西二旗一家创业公司，刚满一年。早上10点以后，格子间逐渐热闹，公司推行“弹性工作制”，这保证了赶在午饭点前的到达不算迟到，也意味着直至深夜的工作并不属于能获补偿的加班。

中午是难得的休息时间。各处软件园的小花园里坐满了人，五六人一组，举着手机打游戏。因压力而脱发是困扰不少程序员的顽疾，选择烫卷发根能营造蓬松丰厚的效果，在大太阳下会露馅。

下午繁忙而易逝。大小会议在日光灯下展开，键盘按键落下弹起，内部通信的消息滴滴提示，其他部门来协调交接的人员轻声谈话，五颜六色的耳机被掏出来罩住耳廓——几乎是头戴式的，将一切声音隔绝在外。

“你们离远一点让我工作行吗？”如果真有人试图如此“鼓励”自己，他大概会求饶。写代码时全神贯注，逻辑一打岔就断了，容忍不得一丝风吹草动。

像他这样的工程师占多数。写字楼的无数扇窗户后，不知有多少程序员在与新版本上线的截止期交战。迭代是工作的重要部分，先到达，然后再不断修正，追求更好。

“花几个月获得的100分，不如花几周得到的80分。”“程序媛”陈嘉嘉曾在西二旗一家互联网巨头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已经很熟悉这个道理。

上线的平静也有例外。一次新版本推出前夜，晚9点，陈嘉嘉突然在内部消息里接到上游环节产品经理的群发消息：大家不要慌！

自然，所有人都慌了。新版本定于次日一早8点与用户见面，一个未被检查出的大漏洞突然出现，波及了下游所有环节。半层楼挑灯夜战，一个接一个环节修改。她在凌晨5点离开公司大楼，所有补救工作在新版本上线前完成，地铁迎来了第一批人流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在夜里发生过。



晚高峰，西二旗人排队走下班车，雨天的车窗上布满了水滴。

去留 跳槽是程序员解决一切问题的捷径

28岁的工程师张行不太欣赏迭代。他追求代码之美，定义清晰、便于复制和延展，在数学上简洁漂亮。

他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参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工作，团队最近的任务相当于在1个月内将算法的“房子”扩建一倍：地基重打，构架重建，砖瓦另铺一遍。

在西二旗，击退张行前公司的一家中国通信企业里，张行的同学王召常常思索：自己是不是“看得太开了”。

王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，可运气不好，入职时间卡在公司两次集体涨薪之间，前辈后辈都比他收入高。他能感觉到这家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在气氛上的差别，更像是家严肃的国企。

他开始考虑跳槽。经验证明，跳

槽是程序员解决一切问题的捷径。

对于局外人来说，跳槽总是毫无预警地发生。林一周围，隔一段日子有人会突然提出请客——要离开了。那些事先张扬的跳槽往往难以贯彻，更多时候是一种暗示上司涨薪的要挟。

陈嘉嘉认可跳槽的调节作用，“其他公司的经验和视角是值钱的”。她刚跳出了西二旗，薪水也跃到了之前的两倍。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，每一次在小组和公司间的跳跃，都落在了当时最具增长空间的领域，成长更快，收获也更多。

去留之战也在同公司的团队之间打响。一些互联网公司会在发展成熟的领域设置两支研发目标一致的团

队，称为A队和B队。两支队伍在竞争压力下争夺分秒，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彼此的失误。只有一队最终能被选择。

在林一入职前，这家创业公司正陷于一场大战，对抗一位力求进入中国的国际对手。紧张的气氛笼罩在公司上下，钱和人是弹药，被第一时间搬往可能遭到攻击的防线。林一暗自担心了一阵，怕还没毕业东家就没了。

这家公司挺住了，收购了对方的中国分支，对方退出中国市场。今年初再战国内另一家创业公司，公司气氛明显淡定了很多——之前那么大的对手都斗赢了。“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。”林一说，“有战争才需要我们啊。”

钱 没有人知道，挣多少钱才够

陈嘉嘉感谢互联网，相比刚入行时，她工资多了4倍还多，年薪接近百万元。她能无缝融入西二旗浩荡的“码农”中，夏天是格子衫和T恤裤衩的海洋，秋冬则覆盖着连帽衫和羽绒服。他们中不少背着公司统一配发的双肩包，保护着笔记本电脑，随时可以拿出来写上一行代码。

“你根本看不出他们中有谁手里握着价值几百万元的股权。”陈嘉嘉说。在她看来，收入变了，追求“高效简洁”的生活习惯没必要跟着变。

陈嘉嘉不太喜欢新公司的氛围。诸多不适，她还是无法抗拒“给的钱多”。

钱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肯定。价开

得越高，代表对她的工作评价越高，她这个人“不算没有用”。“工作救了我。”陈嘉嘉说。她紧紧攀住那个逻辑和数字构建的世界，写代码、看论文、每天背几个机器学习相关的英文单词。

“其实高工资也是榨取价值的手段，大家都是螺丝钉。”她看得很明白，“但这至少也承认了我有价值不是吗？”

她很少抱怨或抗议，总觉得市场自由，“如果实在看不惯可以选择离开”。

没有人知道，挣多少钱才够。陈嘉嘉工作过的西二旗互联网巨头团队里有个男孩，优秀勤奋，进公司第一年就拿了新人奖励，在2016年倾

全家之力在北京买了房子，刚交定金，和女朋友谈婚论嫁。变数骤至，他的父亲被查出癌症，进京看病。他放弃了房子为父亲治疗，不得不支付了违约金。治疗漫长痛苦，病情恶化迅猛，他无心工作，接连数月被评价为绩效等级C。女朋友离开了他，他最终离开了公司。

陈嘉嘉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今年年初，他在一家发展不算好的小型互联网企业工作。他的父亲于一年前去世，人生翻转而空。

“这一行没有兜底。”陈嘉嘉说，“往上没有极限，往下也没有。”

未来
没有人
是不能被替代的

没有人是不能被替代的，这是程序员周青入职时学习的第一堂课。

当时带他的直系领导给他上的课。后来他被调去其他部门，领导没挽留，他有点失落。此后两年，他和那个部门以技术见长的其他前辈都保持着良好关系，却再没联系过那位领导。

“每个人都得找到自己的角色。”周青说。

行业永远年轻，90后程序员已是西二旗的中坚力量之一。与此同时，西二旗一家著名技术企业在2017年被曝裁了一批45岁以上的员工，“清理”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，将他们转岗、分流。同年年底，一位42岁的技术人员在被劝退后自杀。

林一不觉得写代码是“青春饭”，“经验自有价值”。在他接触过的国外技术公司中，四五十岁的程序员比比皆是。他们的积累造就了了不起的直觉，为年轻后辈的工作避开很多弯路。

陈嘉嘉看不清未来，“也许10年后的互联网状况会类似如今的通信行业”，“也许又有新的领域被开辟了。”她并不为自己担心，只需努力工作，不要过早被抛下潮头。

“40岁前实现经济独立不就行了吗？”这个29岁的女生小手一挥。

西二旗正处在新的变化中。不少闪耀的招牌下如今留存的只是公司的一些行政主干。大企业纷纷向更远离城市的方向延伸，开辟价格更低的土地，建立属于自己的大型园区。

在北京市更东、更南和更北的地方，崭新大楼竖立起来。每个早晨，人群从北苑、回龙观和通州等蜂巢般密集的居民区苏醒，汇入万干道路，最终抵达那些玻璃幕墙筑成的忙碌世界。入夜后，无数窗口在航拍里呈现出一片灿烂星点，看不清个体的面孔。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人名均为化名）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